

論

語

後

案

聚珍版論語後案弁言

釋經難釋論語尤難後案之書稿成數年矣隨時刪改未敢遽
稟問世也然鈔本存家塾亦無以求正於有道君子迄今因有
聚珍版之印夫說經之書如掃落葉漢宋大儒猶有疏譌待糾
正於後人况錮陋如式三乎式三生平讀經不求苟異不取苟
同亦惟有所不同而自恐私智穿鑿獲舉聖經每當中夜自思
恍然爲之不寐倘閱此書者知此爲未定之本一見譌謬即賜
書更正俾日後稟傳無誤後人是則私心之所望也夫甲辰八
月黃式三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學而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或作悅
漢後字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習學者以時
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

集註學之爲言教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
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
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
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決
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
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兀如
齊立時習也

集註子者尊稱經中書有子曾子子亦同馬注云通稱失

之學朱子於或問兼知行言據王氏及程子說學謂讀書也
學訓效者書洛誥乃女其悉自效功今文家作學音義通也
時習時時彜導也皇疏習是修故之稱注云如身數飛木言
叔重說文義同注所引程子後說及謝氏顯道說學謂讀書
時習謂行之又一義也亦實也見後漢竇融傳贊李注皇疏
亦訓重刑疏以外境適心參言之於不亦君子句難通也說
者解釋而喜也經中子說子路不說難說易說皆阿說从言
从兌喜說講說遊說皆以言相解釋之義今分三義三音古
本一義一音時習而說者尋釋已久意漸解釋杜元凱春秋
左傳敘所謂優而柔之騰而飢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漁
然冰釋怡然理順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有木亦作友見釋文白虎通
辟雍篇引朋友自遠方來

集解

包曰同門曰朋

釋義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

傳

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後

朋謂弟子見白虎通辟雍篇樂與說厚言則通析言之

則解釋之謂說和適之謂樂也陸氏釋文自內曰說自
外曰樂近之邪疏在內曰說在外曰樂程子注沿邪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圖解 愠怒也凡人有不知君子不怒

圖說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
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
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淡而已
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圖說 愠本謂怒注云含怒意者少有忤意即謂之愠以見不
之難金吉甫以愠怒爲二非也釋文引鄭君康成注愠怨也集
注尹說皇邢之正解皇邢又以教學言教之不知
不以愠而棄之是誦人不倦之道也焦里堂主此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者未之有也

鮮池之
備字

○ 孔子曰有子弟子有若何曰鮮少也上謂凡在

○ 已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知其上者少也
○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
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鬥之事矣此言人
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
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 皇氏熊氏以已上為記諷諫諍邪以所之
魚里堂博引史籍以說皇熊之說過求異旨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豈為也者為仁之本與

○ 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
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 務專力也六節起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
仁與疑辭謙退不敢贊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
既立則其道自生如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
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
有道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
仁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

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
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
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行也性中只有
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
愛親故曰孝弟也

者其爲仁之本與

後錄 務敏捷也仁从人从二古文作忝左氏襄公七年傳參和
爲仁與字義合禮中庸衷記仁者人也謂以人相待人能相耦
也義見注疏韓子云博愛之謂仁辨敬軒云生理無不賈者仁
也戴東原云生生之謂仁朱子注云心之德者愛之理所以爲
心之德也見或問朱子於孟子注云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
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作仁說既自用孟子
注矣而又徧述論語之言仁者而申之曰此心也何心也在天
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也見文集凡經
言仁不離乎愛而言此經言愛所親與愛他人皆仁也然人情
於所厚者薄卽無所不薄古今未有不孝不弟之人而不以涼
薄待人者惟君子敏捷於本而仁由此廣經意如此而已程子
曰性中有仁曷嘗有孝弟陸稼書謂其衆多於本文之外於是

謝顯道言知此心卽知仁陸子靜云有子之言爲支離矣禮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仁之實事親是也皆以仁咳孝弟言也孟子又言孝弟爲良知良能是孝弟所以見性之仁也朱子錄程子說節取行仁自孝弟始之辨耳或曰仁宜依初學記諸書所引作人經傳仁入二字互用者多此經觀過知仁并有仁焉仁皆人之信字亦一說也與歎之信字習之舒也見說文段注那謙云謙退不敢質言注沿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包从巴巴古節字與巴異

集注

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集注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于外務以說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凶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後集 觀人寵說者飾親愛之似而無親愛之實也禮燕居曰給奪惡仁官人曰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又曰其就人甚速其

叛人
甚易

又曰仁禮義信智之五德統性情事業言之孟子以人外仁義因言此心固有之四端以明性之善非謂在性爲仁發情爲愛而非仁也自程子辨仁性愛情之辨云學者總領聖賢論仁之書數年而悟猶爲未晚故學者高言仁而不指其實朱子與呂伯恭書戒當時高言仁令學者無以用其力於不可識之物也朱子此注蘊言心德以仁咳四德言而於或問云愛之理乃所以爲心之德於仁說庶離愛以言仁讀者宜據以枝補之近或空言本心指心爲仁是言心不言心之德也容貌辭氣顏色君子所發之道此章轉窮巧令不窮語心言色近儒謂在言色語心卽是心馳於外失注中致飾之情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釋文引鄭君注
云善讀傳爲專

馬曰曾子弟子曾參何曰傳不習乎
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築不講習而傳之乎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博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寡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禮會子曰君子攻其惡索其過又曰君子夙日以學及時而行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愆以及其身又曰吾子疑以終身此日省之意也省从少从目篆从少察觀於微細此省之字義也傳何氏謂傳之於人邪疏曰傳惡穿鑿是也金吉甫曰以上二事例之正是及人之事又曰不習而傳豈不誤人皆是集注錄謝說亦本何解

又曰舊讀三有二音此經或讀蘇暫切日三省謂日屢省之亦一義也朱子從游定夫說以經首重務本數章之注皆言務本經指未必然也注謝說曾子博用心於內家東發先生曰博用心於內近時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今傳

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得之學皆謝氏之說也式三案釋文引鄭君注云省思察己之所行也陸稼書謂省兼內外內不欺於心外不謬於事皆當省諸身縛用心於內非經旨也諸書言子夏之徒有田子方而流爲莊周子貢之徒有鬼谷子而流爲穢察張儀本無確據卽信有之將陳相之過必咎陳良乎謝說過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

漢石經乘作
乘說文同

馬曰道謂爲之政教也可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屯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騎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越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附存焉

集注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考索古司馬法馳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車次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合馳車輜車之百

人爲一乘其法有成出一乘者以助法言也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以助法之有公田者除之實得八百夫賦法入家出一夫則一成得出百夫也有甸出一乘者以貢法言也貢法無公田以每井九夫計之甸六十四井得五百七十六夫以八家出一夫計之則一甸出七十二夫均尼馳車步卒之數也其法又言成出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此統馳車轆車之士徒操舉其重者言之也周法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徒二十人者伍長是也士十人者下士爲二伍之長也周官言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鄆四鄆爲甸甸與乘古字通用稍人掌邱乘之政合鄆乘卽邱甸是甸出兵車步卒以九夫積筭之法軍旅以五爲數而獨以四兩爲卒縣師云以作其羸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旣曰馬曰車而又曰牛曰輦旣曰伍而又曰卒是馳車轆車通用百人之法書序戎車三百用虎賁三百人是虎賁爲百夫長之法漢志稅以足食賦以足兵稅取諸公田故論成出一乘之法必除公田一百夫之地以給十一之正供賦取諸私田故統一成八百夫算之八家同井卽八家相更以出賦卒孫子用閉篇言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曹注

云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此周法也左傳晉城濮之戰用三軍見僖公二十八季而成公二季傳云城濮之賦七百乘言七百乘者分兵車輛車數之凡軍制每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當合用兵車輛車之百有二十五乘分數之則軍用二百五十乘三軍用七百五十乘時少五十乘則爲七百乘此晉新作三軍制之不足於古者也成公二年伐齊亦三軍郤子因之請增至八百乘欲別遣師以出奇計則增五十乘晉制之有加於古者也後儒申包注者云十井出一乘成方十里則百井出車十乘同方百里則萬井出車千乘乘七十五人周官徒役家一人三鄉出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千乘則闕境所出也式三闕古者一威之地出馳車輛車一乘共用百人傳以馳車七十五人之數算之則百人爲卒有騎零之數說旣非矣十井除去公田止有八十家使出二乘民力難堪三軍用五百乘二次出軍家各就役民力所必不堪也周官疏禮記疏之誤見公治篇

又曰何氏以馬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用存式三謂周宣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諸數以出賦之地言孟子於北

宮饋百里七十里諸數本諸舊聞以制祿之地言也其吝
子以齊魯俱封百里或謂孟子於籍凶之後未見周禮遂以
制祿之數爲封疆之數或謂周初祚版制三等之封周公
大之以三等之封爲制祿之地孟子據河初言其小以抑慎
子也王制作於漢博士在文帝十六季分封諸王之時賈誼
策建小力之計行而博士承旨定制審時宜以合上意在周
官書未行之辨而其說依據於孟于下逮白虎觀諸儒不敢
違祖訓而參異說當時遂成定論然畿內列侯大夫元士之
班祿同於畿外之班祿則可而畿外列侯之封疆同于畿
內之列侯大夫元士不可也矧周官之必不可妄駁也邪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用从卜从中會意字也說文

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言不
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
農務也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
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

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罪人
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
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下
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
故養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
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
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
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覆相

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禮陸稼書說敬是遇事謹慎之意不必言包括眾善信者
不用權詐不朝更夕改惟此真確之誠裏裡如一始終如一
雖事執之窮亦濟以變而守常之時多濟變之時少也節用
不必說節非福高而當節者務欲返一國者靡之習而同歸
於淳樸愛人不必說愛非姑息而當愛者務欲合一國臣民
之衆而共遊於蕩平也式三樂後儒標示心學說敬太過失
之於此章尤不合信與節愛近解亦過亦淡尋繹經旨陸氏
說是使民以時如斷風言于耜舉趾築圃納稼入執官功于

藉其同皆時也邢疏引左氏莊公二十九年傳凡土功龍見而舉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是辨以土功言也集注云農隙亦兼農學土功之義而農隙講武之說別一義

又曰楊注云未及爲政未可據敬信節愛時使自有實功實效以發所存之正朱子與張敬夫書曰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是腐儒迂闊之論不足與論常世之務然則論治未有辨言所存者朱子蓋節取其論所存而錄之耳朱子作集注意在詳錄宋儒之說而說之未醇者亦存之意在節取也顧注者或誤衍之或以此攻朱子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

以學文

說文沈浮兒汎濫也此借汎爲汎楚辭卜居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正義作汎者正字蓋子蹟墨子篇引作泛

集注

馬曰文

者古之遺文

集注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行之有實也汎廣也眾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

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減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攷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野而已。

程子 程子尹氏以學文爲辭章之學，洪氏兼饒文言，近感詔泉以學文爲識字，旣以餘力爲閒暇之力，不得不淺言文也。釋文引鄭君注文遺藝也，朱子以學文爲稽攷聖賢之成法，意與鄭君同，旣如此，不宜沿那疏閒暇之說矣。論衡效力云：人有知學，則有力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王仲任此篇之文，戒力劣不能兩覽者，而以才力過人謂之有餘力，行有餘力，謂弟子用其優饒之才力也。行猶用也。見周官注，朱子云：小學先行後文，大學先文後行，據此經及禮記言之也。陳安卿曰：致知力行，猶目視足履，動輒相應，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集註 子曰夏弟子卜商也。易色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致其身盡忠節不愛其身也。

集註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意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此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益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集註 賢親君友各盡其道如此必其心之真。常以古人自期而讀書窮理務孜孜於大端者。陸稼書謂子夏思實行之人因思實學之重是也。雖曰未學假設之虛辭與雖賞之同或云訓詁辭章之屬非其所習則以實辭解之義亦通也。皇

邢氏疏有生質之說，堪才老因之，駁庠先賢格言皆失之。皇氏解易，色別存一通云：尊重賢人，則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此爲正義。漢書李尋傳注：易訓輕易，是遠色，貴德之義，別一說也。致送也。見說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

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重，厚也。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經戒不重，欲學者於言語動作衣冠瞻視，必以整齊嚴肅爲要也。學何氏以讀書言，朱子兼知行言。陸稼書曰：學必澹沈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躑。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疏。此申朱子說也。孔氏訓固爲蔽，據皇疏，蔽給當也。學不當道，義也。邢疏：固，剛錮蔽學，則不固，別爲一節。注中游說如此。張橫渠諸

說同。

主忠信

鄭曰

主親也

釋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其知其鄉考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釋忠信之友必親昵之與友不如己遠實爲一節舊說如是皇疏錄別說與朱子注同忠信之解見四教節

無友不如己者

無釋文所據本作毋

釋無毋通禁止習也友所以

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釋不如己者不類乎已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陸子靜曰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大小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陸說是也依舊注承主忠信反言之不如己謂不忠不信而違於道者也近解以

不如己爲不及己信如是則計較優劣既無問寡問不能之
虛我復乏善與人同之大處且己劣人人亦劣己安得優于
己者而友之乎此
說之不可從也

過則勿憚改

改从己支

傳 難也

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著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吾子之遺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傳 難也

鄭君注憚難明知宜改而心有所難或自慮表暴或苟爲因循雖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而終不改也朱子曰爲學之道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辭敬軒曰自念已德所以不大進者正以舊

習經繞故爲善而善
未純本惡而未盡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終从辵古冰字德
正字作惠德升也

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

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慎終者祭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

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

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此別一義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

與

賈漢石經作執贖賜也名字相應賈偕
字抑與漢石經作意予亦同聲偕字

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
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

邪

釋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

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詞

陸稼書曰夫子在當時如祥麟威鳳所在傾動如宋之
尼匡之畏其必不能與夫子合者不過一二人如道不行之
歎稱歎其不能奉社稷以從耳若夫心誠說服隨處皆然其
邦之治亂安危必聞之其俗之貞淫奢儉必聞之其君臣上
下之微隱臧否必聞之後日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多得力
於此自流俗觀之有莫測其所以
然者此子禽所以有求與之問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亦之也其諸異乎人

之亦之與

良說文作昆从畝省公聲讓本食讓字謙讓字正作讓偏旁从雙

鄭曰言夫人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亦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集注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譽也人他人也言

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卽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本聖人千五百季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入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乘其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量也良注云易直皇統行不犯物謂之良桂未谷曰釋名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式三樂漢書吳王濞傳誅罰良嚴注良實也信也文選王仲宣詠史詩受恩良不嘗注良言也此經亦借良爲諒其義屬信也五德之儉與奢反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發越於外者易失不儉顏子有若無實若虛近於五德之儉也溫良恭儉讓朱子以爲德容鄭君以爲五德有此德有此容一也金吉甫許益之等云子貢說容不說德注補言德注言過化存神之妙非子貢所知推尊朱子注而

淺言五德，拈擊先賢，非朱子意也。得由于與鄭君朱子之意同。陸稼書謂天下人無不可以感動也。後儒以非求非與爲得，亦失之。其諸注云：語晉見公羊傳桓公六年。季閔公元年，季僖公二十四年，宣公十五年。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沒，蒙从回，隸从巳，作劬者。正字沒，或字沒，借字也。無，正字作彙，亦作喪，無古蕃，蕪字今借。

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尊，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

父在，子不得自尊，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此爲人子不能承順父道與守道不久者言之也。其志其行，子之志與行也。父在而所行雖善，或壓於勢，故觀其志。

父沒則志與行符觀行卽知志也一說其志其行父之志與行也觀志則先意承志諭之以道觀行則善繼述也此別一義父之道父所行之善者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改已久可信其終身之不改而謂之孝也呂伯恭曰無改於父之道不歿其親也至於事之害理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汪容甫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賈从與諧聲

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朱子注中庸理至此凡四見皆以事理言也言天理自此注始式三樂樂記始言天理鄭君注理猶性也凡訓詁義隔而通之曰魯鄭君注云猶性謂人性合天然之條理也朱子注屢言天理又言天理渾然其蒼何叔京書曰天理既渾

然然既謂之理卽是一有條理者之名字不可以一理言是謂之渾然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朱子以天理爲仁義禮智之總名故言仁曰愛之理言禮曰天理之節文以其分者言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諫釋漢石經無可字與有所不

行句相應

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

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

頌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別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

其不可
行均矣

釋義此爲放蕩者戒陸稼書說是也好放蕩者其意以禮爲不和耳視爲雜瑣拘苦以舊坊無用而壞之好晚輩苟率之爲卒生掉逆欺陵之憂其人非特不循禮井不得謂之能和
有子特揭禮中之和以示之見禮由和用所以能範圍小大之事而外禮者之和失其和矣荀子謂先王制禮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熟知夫燕歌擊壤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或曰舊說此兼拘束放蕩者言以經文有亦字可式三案亦猶實也見辨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釋義復檢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包曰恭下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孔

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信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捨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因 舊解以近義禮異於合義禮朱子謂近卽是合古人下字寬如鮮矣仁之類式三謂近者對遠言之也因注謂依是因暫宗久也武虛谷曰因卽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說文解字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依武說是姻黨宗族對舉言之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食从亼从皀或从艮非正更之反

傳 鄭曰無求安飽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孔曰

敏疾也有道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問其是非也

傳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傳 安飽無求學自節欲始也敏事慎言學之大要也終以就正學知嗜道虛心以樂置也惟子鯉言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己之是即非也婦人之長即短也此虛心樂益之說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者也

子貢下當依足利本增問字樂下別本有道字與史記合據鄭君注無道字

傳 孔曰可也未足多也鄭曰

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

集註 詎卑屈也騷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詘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越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儘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貴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荅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集註 蘊氏云忘乎貧富然後爲至朱子於或問廢之而此注仍用之式三謂君子之於貧富有忘有不忘樂之至則不知己之貧禮之恭則不知己之富此忘之之時也樂位而行惟富備禮貧則從簡此不忘之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磋篆作磋偏弱从礻从厶左磨釋文本作摩正字

集註 子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謂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荅以切磋琢磨者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詘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荅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

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玉曰琢石曰磨余正詩傳陸氏釋文曰凡氏詩疏皇邢疏無異說古訓也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余正大學同亦古訓也切磋者必判其分理之細道學似之琢磨者必去其瑕玷之微自修似之也然語無駁質美而自守者能之樂與好禮非道學自修不能及此故引詩以明之告以處境而知道學自修是告往知來也八佾篇巧笑章皇疏引沈說云夫子未言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子貢更廣引理以荅之也如朱子注則引詩者程詁未若之辭未見告往知來之實矣且詩辭非有精益求精之意觀末章云如金如錫如珪如璧可知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集注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己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子以愚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爲政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釋文共
鄭作拱

包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
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
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
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
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
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

注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依宋本作行道得於心而不失
之謂也文義尤顯德音乎持行不失也注云北辰北極者亦

正釋天文居其所者恆經之不移也。眾星拱之者旋轉之軌
捷也。包云德者無爲程子說居所是無爲申之者皆參用異
端清淨之談式三案居其所猶書云安汝止言踐履之有定
也。如以居所是無爲與本文之爲政相伐且德合仁義而言
斯民相生相養之道皆修德中事韓子原道文所言道德可
見矣德何以無爲哉釋之者或又援夫子贊舜無爲及中庸
奏假節以解之不知贊舜無爲言其任人而逸也中庸奏假
節言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以此証勸威之非由賞怒也
豈言爲政尙清淨哉

星又曰攷工記匠人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鄭君注曰極
星謂北辰以極星爲北辰者就周時言之極星正在不動之
處是以景伯張平子蔡伯喈皆同是說也以今法推之極
星已移惟北辰之定所不移戴東原云論語所謂北辰
固體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思據說文上从囙廣韻有
思字毛本作思稍變近古

集孔曰詩三百篇之大數包
曰蔽猶當也思無邪歸于正也

魯頌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恩無邪
魯頌明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
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
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
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二義
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恩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
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得矣恩禮三百
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國風詩三百指已刪後言也詩之忠不同夫子刪詩以恩爲
主凡恩之邪與恩之不可知者皆謂之也今三百之詩有刺
邪而辭疑邪者桑中濮洧諸詩以閔惜懲創之心寧狀是卷
淫奔之醜也有諷諫而辭疑邪者柏舟子矜諸詩以忠至賢
子之心近于閔中怨曠之辭也詩教敦厚其恩有激之使怒
者狡童狂童指厥小而不嫌其嚴也變叛起於衰季其恩
有隱而難顯者叔于田刺莊揚之水刺昭而泄言恣曲沃恣
叔段者之舉國若狂也凡類此者必得其恩而知詩之正也
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國風又三夫子說詩序因以無邪指諷詩者言不指詩言曰

伯恭馬貴與諸儒先後於朱子之時其辨甚密朱子作白鹿洞賦曰廣青矜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於孟子小弁注愷于羣小注皆用序說是未敢擅自信也其後王會之倡言今詩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而擅刪風詩遂及二南金吉甫許益之皆因之意在尊朱子而遂黜經矣夫王金等之說詩據劉歆讀博士之文曰散文云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程或爲頌相合而成此言詩始出時說者不能全道馴訛爲雅焉頌卽孟子高亮爲詩之爲相合而成卽蓋子所謂詩無達詁者王金等增加款言云詩出非一人諸儒各以其所記或雅或雅或頌合足詩三百篇之數其所記聞有出於夫子所刪者此本臆說安可據耶藝文志云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是秦之所全者諷誦漢之所校者竹帛倘毛韓齊魯諸家果采口傳無稽之篇當日以私書校之必與張竊僞書同弊攷校古書未可証以空言而後儒如程克勤問百詩梁曜北等猶沿王會之諸說故辨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

道皇本作導史記酷吏傳序漢書刑法志董仲舒傳酷吏傳序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杜林傳俱引作導格漢

祝睦碑作格費鳳碑

作格見隸釋隸辨

爾雅孔曰政謂法教也免苟免罪也馬曰齊之以刑整齊之

以刑罰也包曰德謂道德也何曰格正也

爾雅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

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

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禮謂制度品

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罔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

其淺淡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言又

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

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

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

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曰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

徒恃其末又當兼揆其本也

爾雅格革音義同何氏訓正變革不正以歸于正也義亦通

釋文格鄭云來也後漢書杜林傳引經注云格來也人皆有

恥慙之心且皆來服此又一義費風碑格作格玉篇俗至也
至與來義相通祝陸碑格作格恪敬也別一義有恥且格者
道德則以誠相感民以誠應禮亦本人心之當然而節制之
也婦尚收刑者以詐欺民民應以詐矣以威脅民民亦巧避
威矣此王霸之分也三代下漢治稱盛而宣帝謂漢治王霸
稷范蔚宗於二十八將傳論云光武課職責咎峻文漢憲所
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剛知德禮之化難言之矣薛氏讀書
錄曰所謂王道者自一心一身利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初
無內外隱顯遠近之別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可謂王道謂
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則假
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判然不相須矣

隱又曰此所謂德以躬行無虧言左傳所謂太上立德也
禮者制度之顯著于行事秩然不可變亂者也民之貪邪倭
僭由於不知足而禮之等貴賤辨長幼者俾惕於分之不敢
踰民之畔離悖逆由于不相志而禮之重器紀聯族黨者俾
感於情之所難已感於情而仁惠之德廣揚于分而敬讓之
德昭禮之輔德而行者如此晉漢文帝有恭儉之德而禮多
所闕俗乃大不敬至亾等至冒上俗吏恬不知怪賈子言之

漢宣帝綜核名實，佞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理義科指可通行，獨設刑法以守之，弊至於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无極。王子陽言之，史記禮書言周衰，禮廢大小相踰，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益僭差者謂之顯榮。又言子夏初學聖門，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視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小戰未能自決。况中庸以下漸潰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者，凡若此，可以明禮教不興之害矣。禮在衰季或轉移于一人之好尚而不能返，或駁讓于諸儒之議論而不能定，馴至禮教陵夷，有一二人堅守禮而物議沸騰，爭相阻執，使賢者有無時不行之歎，齊之以禮則天下仰軌物焉。大小戴禮言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又言法禁于已然之後而禮化於將然之先，則禮教之修爲要也。或曰：禮有不能齊者，能以刑齊之乎？曰：以禮爲先，王驅率之術，必用刑以督責之者，申韓之不知禮也。禮原於人情之所安而小大由之，禮教行而刑可幾于措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有又之倍字于漢石經及論衡實知篇引經作乎攷異云此經自引詩書

文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
作于疑屬乎字傳寫誤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學即大學
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注云心之所之者志篆作忠上从出出即今之字注云
古者十五入大學式三案禮保傅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
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盧注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
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府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
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而踐
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年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

三十而立 漢石經三十字作
世唐石經作卅

集注 有所成立也

集注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傳 立者植其志而不移所守也注云無所事志失之陸稼
書曰立是道理大綱能守之定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者甚

四十而不惑

真 孔曰不疑惑也

真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真 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夫子曰可與
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權也達權而理無所蔽聖人
之本原具矣禮五義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下
靡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變成萬物者
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禮言聖人之德曰應
變曰理取舍權也四十之不惑蓋如此注云無所事守式三
謂不惑乃以善
擇其所守也

五十而知天命

真 孔曰知天命之始終

真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

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程易賁曰天者積氣而已矣有氣斯有道有道斯有命有命斯有性大傳禮曰分於道謂之命言有道斯有命也流行之謂道賦予之謂命稟受之謂性氣之有先後次第者如斯也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此以氣化言命者也此言陰陽往來屈伸無非命也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盈天地間無時無處而不然者也所謂分於道謂之命也惟聖人能知之中庸所謂知天地之化育易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將與有禎祥將凶有妖孽見若龜動四體禍福將至善先知不善先知孔子之知天命其至之謂夫式三謂陰陽所運往來消息之機禍福吉凶之兆惟聖人盡知之程氏之言是也觀子路問死問鬼神而教之知生事人子貢言近亂近疾之朕兆而戒以多言則天命難知不告其所不知與魯譬其有所知而輒言也若後篇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君子之所知與聖人五十之所知自異罕言之命與此亦異此則夫子自知之不能與人言也

又曰宋侗子言無極太極邵子言先天後天程子言陰陽皆形下之器惟形上爲道理氣之在天者如此而天命之

賦于人者氣數之命不足道理義之性麗於氣質之駁者二而一一而二此周邵程子之辨論不遵朱子以述之何也曰生平研究宋諸儒之說而無極先天諸說不以坳于經意有所不敢強也詳見易釋矣此章朱子之注四十不惑以事理言五十知命以天理言由人事之當然推本於天性之自然猶可也然非聖人五十之所知也若求天理於陰陽之堯聖經中無此語矣尤不可也

六十而耳順

耳依篆當作耳隸相承作耳俗作耳

耳順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古作从踰俞弱从舟从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古作从踰俞弱从舟从

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軌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

論語後集卷之二十一
也不或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可順所聞皆通也
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
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
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
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
焉至于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閉本心瑩然
隨所意欲其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
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
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
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
也是其日用之閉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
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
退託也後凡言謙
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無論衡作毋漢石經
同違章粉从口从舛

釋

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也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

子曰生事之以禮歿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歿从友人葬从从葬

集註

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

問於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

集註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

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生事非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縛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而已矣

集註

王仲任論衡有問孔簡議聖教之畧云懿子聽孔子之

言獨不嫌其母逃志乎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舊說多爲仲任所取以聖教亦作歇後語矣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陳君

舉據此以解經云僖子屬何忌於夫子以學禮何忌之孝惟
禮盡之於此知無違之言非惟切中懿子之務而亦確當僖
子之心陳氏此說所以破仲任之惑曰其解無違爲不違其
志固一義也式三案左傳桓公二年云昭德塞違滅德立違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六年傳云有嘉德而無違心襄公二十
六年傳云正其違而治其煩昭公二十六年傳云君無違德
君令而不違哀公十四年傳云且其違者不過數人古人凡
背禮者謂之違懿子未必失指重述於樊遲之御者方值問
孝之後也樊遲問何謂請詳事實也經中言何謂也皆同
無違爲綱事葬祭爲目詳言其目若以事實之大者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憂恐字正作憂優饒字古
作憂憂上从百百古面字

集解

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臧武誦也言

孝子不妄爲非惟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

集注

武伯懿子之子名臧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

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
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
子能使父母不以陷于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

孝亦
通

朱子廐馬說爲迂昧見或問注言慎疾之道本謝氏說
難者以偏舉一事不得爲孝故注補言修身之謹爲謝說爾
經古說又以子憂親疾爲言見論衡問孔淮南子說林高注
式三謂此疾樂指身心之疾猶言弊病也父母所生之身無
體不具親於言從視明瞭總一不敬用疾也非孝也父母所
生之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不擴充疾也非孝也身心之
疾非藥石之可療故夫子於問孝時示
之易曰損其疾使遯有喜此之謂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

別依輩當作別類
相承作別俗作別

孔子曰子游弟子姓名偃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
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敢則無以別孟子曰
食而不愛豕交之也
愛而不敬獸醫之也

異也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釐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醫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辜所以激奮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恣而不知其漸流于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恣踰於敬故以是激警發之也。

異也養使也見廣雅犬馬聽人役使子受親使而不敬无以異也集解包說如此何氏後說朱子从之然孟子言上之養下以獸爲比子思所謂犬馬畜者正類此以之比親愛不於倫。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會先生饌曾是以

爲孝乎

服从舟旁从巾从又饌
鄭君本作較見釋文

集解包曰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也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之也孔子諭子夏曰服勞先食女朝此爲孝乎

未孝也承順父母
顏色乃爲孝也

色 離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
飲食之也曾嘗也蓋孝子之有澳費者必有和氣有和氣
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
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
子曰齒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
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
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色 謂孝者之色詩凱風疏引鄭君此注云和顏說色是
爲難也是朱子注所本先生之解朱子同馬劉端臨曰季幼
者爲弟子季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內則曰男女
未冠笄者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也具卽饌也論語言弟
子者七其二皆季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長者
此亦一義曾猶乃也見先進篇注段懋堂曰詩會是彊禦數
句孟子曾比予於管仲又八佾篇曾謂泰山皆闕爲乃方合
語氣經中間孝之於不同當日所問之事必有不同子隨所
問而答之自問辭例不詳記而
以此讓先賢之失未必然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

愚 退从日从久久行遲也本字作復俗作退

釋

子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

緯道義發明大

體知其不愿也

釋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

之理愚問之師曰顏子淡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

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還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

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愿也

釋

吾與回言句終日不違句如愚句足發兼說釋力行

子曰視其所以

集解 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

集注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後案 史記魏世家李克對文侯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舉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貧視其所不取皆視所以之緒論也禮官人篇多言視所以之洽而兼觀所由察所安

觀其所由

集解 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

集注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集注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注所謂觀詳於視也禮曾子立事曰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可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勿爲可能也心忌勿爲不可能也此觀所由也

察其所安

察則 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出雖善而心

之所樂不在於是則亦偽習豈能久而不變哉

國 余正釋謂明明斤斤察也說文察覆審也故注以爲加詳安據皇疏謂意氣歸向之也式三謂所由言所以之一事有由來也所安謂平

日心之所歸向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廋說文作庾隸變廋廋匿義卽廋庚字之引申古何音同字

孔 曰廋匿也言觀

人終始安所匿其情

集注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澆用之○程子曰在

己者能知言竊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陸 稼書曰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言語文字又或爲論心不論迹之說揅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爲人所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或有所以雖善而正誼明道之事從計功謀利之念而來故觀其所由又有所由雖善不是心之所樂勉勞一時不能不輟於異日故察其所安如此精詳不是逆億祇是先覺不是操術祇是據理講家謂因物付物是也然

則謂情僞之難測而世途之險巖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學此知責天而不知責己者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新从業業果實名禮
棋棹之棹本作業

釋義 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

釋義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慮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讀其不足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後案 溫煇溫也故古也已然之迹也新今也當時之事也趣時者厭古而必煇溫之泥古者薄今而必審知之知古知今乃不愧爲師此明師之不易爲也論衡謝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膏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僞師如何又別通篇云守信一學不能廣觀無謁故知新之明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百官表云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以上四文以通知古今爲說漢師相傳以此溫訓煇溫者溫本水

之熱者引申之凡物將寒而重熱之曰溫禮中庸鄭君注溫讀如尋溫之溫左傳言盟之可尋亦可寒彼注以尋爲溫溫對寒言尋溫亦作煇溫煇者燁之變體字故訓古者說文古故也詩烝民之古訓卽詩傳之故訓孔氏禮記叙曰博物通人知今溫古攷辨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則故亦作古矣

子曰君子不器

器从犬犬守器者

器也曰器者各周於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通用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村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集解孔曰疾小人

多言而行之不周

集注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于未言之辨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也

故告之
以此

經當讀先行爲句見金氏攷證引程子說又蔡溪筆談
郝氏詳解句讀亦同翟晴江取之從副也後從之者後乃副
其所行之數行先而言後行爲主而言爲副從也禮曰不辭
費鄭君注引此經爲證孔正義曰凡爲人之道當言行相副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上从用用从
卜中作用者禱

孔曰忠信

爲周阿黨爲比

周普也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
而已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
以分別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曠泰
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用閉而審其取舍之幾
也

說文周密也交密必以忠信與孔注所引魯語之文互
相足比者不常从而从之也於文二人相聽爲从反从爲比

以誣比義亦明易言比吉左氏文公十八年傳是與比周本
經言義之與比比周渾言則通折言則別夫子特辨之猶秦
驕和同之辨其相似者秦驕皆大也和同皆合也周比皆密
也密於善曰周密于不善曰比說文知徧也周密也二字義
異自後人眩用周字周僅爲知周有徧義辨詳說文
段氏注是朱子注周僅義以廣狹之懸殊者言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釋文罔本又作罔
殆依義當作怠

罔包曰學而不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

殆何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罔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殆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罔習傳心無實得者也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

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明學而思之

益也薛氏讀書錄言讀書惟精心尋思於身心事物反覆考

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皆有用否則徒爲口耳文辭之資所

謂買積遺珠此戒罔者也思而不學則殆者存於心而難信

施諸事而難安也。天之生人，上智少而中人多。上智者本覺，悟以參聞，見韓子所謂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也。中人先聞見而後知，覺思淺而學淺，猶有蔽其粹者，未有不學而免於殆者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从行，从異，端，尚之。借字，皆从手，得聲。

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程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害天下至于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入於其中矣。

文選：任昉《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後儒訓攻爲擊，已爲止本之與。注：義異而貶，所異端則同也。呂與叔解此謂異端不可攻，攻擊之而有善說者，謂其由獲程門之佛學矣。焦里堂訓攻爲錯，謂彼此切磋，靡錯則其害自止於小。

道可觀章亦申明此說與呂氏之指畧同式三謂自古聖賢合修身治天下而體用一原者曰仁與義凡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曰異端異端起而仁義塞孔子孟子闢之而不見信于天下由是天下不以仁義爲務而秦項之禍流毒生民烈於水火此害之極也其在後世漢董子假言仁義以黜百家唐韓子原性原道明道德之合仁義而言明仁義之本於性而治行於天下以闢老佛來常程朱之時僞釋不分程朱二子所以於此注縛闢釋也觀朱子晚年論仁論義欲學者分明隄界不宜僞詞言理然則後人渾言心理借仁義以談異端害尤無窮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釋 子曰弟子姓

仲名由字子路

釋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

乎理

釋 王伯安謂不知爲不知是夫子掃去一切間見之學而朱子注爲支離式三謂仲氏之賢猶以不知爲知者祇是自信之過惟用心於格致之學者始無自信之蔽無自信之蔽者蓋精於格致之學端木氏自言聞一知二所以見許也注中二義兼備爲是

子張學干祿

祿从耳
不从王

釋 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亦也祿祿位也

釋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

名師干亦也祿仕者之舉也

釋 學干祿謂學仕者之事也古人不諱干祿詩之言干祿可證曲禮曰宦學左傳晉官三年則古人不廢仕者之學爾者進身之階先資其言拜獻其身不可不學也趙鹿泉云本文學字當作問據史記弟子傳及此章外注程說三年學事

注揚說亦
備一義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疑从子从止
从才从矢

寡尤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殆
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
得祿之
道也

闕疑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專自外至
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
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
言此以教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
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
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
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饒在
其
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疑殆尤悔互言見義慎其餘者皇疏云所餘不疑者雖
存疑在心亦何必中理所餘不殆者亦何必並申其理也能
慎此者無愧於德行道藝之選教納明試裕如也不然欲爲
懋秀之謀而尤論交集傳所謂黜而宜者也或曰如此有不
得神者懋秀有得祿者何也曰凡經言在其中者事不必盡
然而舉其能然者也君子道其常亦盡其能然之道而已

哀及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謬則民服舉枉錯

諸直則民不服

舉上从曰下从手錯猶邪从

直包曰哀公魯君錯謬也舉用正

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舍

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

惡枉天下之至情也匡之則服逆之則本必然之理也然或

誑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

敬而貴

宜理也

釋 錯 鄭君本作措云投也見釋文措正字錯借字也賄則
取本邪疏舉直錯諸枉者君子在朝有采小人誼諱之易挽
其事盡去之而無使牽掣也舉枉錯諸直者小人主事眾君
子引嫌避職也舉錯得而人心服者注言奸善惡惡不拂人
之性一義也其識明其事公其舉正而善政行錯枉而批政
除皆民之所以服也苟仲瑒中鑿曰賞善行則善不勸矣罰
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
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又曰守實者益衆
求己者益遠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周學紀闕引孫季
和說云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而服於直也舉枉而
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孫說謂諸為
之調錯為加其上不服轉以直者言服轉以枉者言其言亦
偏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集解

孔曰魯卿季孫肥康子

釋名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

卷之六

以與也詳

見王伯申釋詞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釋義

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能上孝于

親下慈于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也

臨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于親慈于眾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圖說

張敬夫義利辨云無所為而為之謂之義有所為而為

之謂之利注引其說意正如此式三謂事苟為公盡其己所當為兼致識其效之所至義固然也且天下安有不欲民勸而教之者哉辨詳君子喻義章孝慈則忠諸家說甚費解式三謂孝當作季謂引導之使人可仿效也凡人有所仿效曰學為人所仿效曰教其字皆从季季有引導義季慈則忠者以身導之以恩慈之而民忠也季篆作季从交聲聲孝从老从子二字迥不同經史中二字互譌者多禮表記成莊而安

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鄉飲酒義君子之所謂
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保解孝者繼之皆當作孝王伯申
述間云了志利其親親之孝慈因而上志
利其民亦謂之孝慈王說甚詳又一別義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
友于兄弟善于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耳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書周書君
陳能孝於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
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
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
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注以此爲定公初年語據白虎通五經篇引經自衛反
魯追定五經之時有此語也包注以孝乎惟孝爲句真古文

如此王西莊尙書後案曰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惟孝見
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蔣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班固白
虎通德論五經篇引並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
如此惟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故晉夏侯湛昆弟誥
潘岳閉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邱希範與
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志銘王利貞幽
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開成石經遂定作乎字至
宋以書云孝乎爲句此則因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
式三樂孝乎惟孝贊其孝之至也禮燕居篇禮乎禮湯子學
行篇習乎習問神篇祿乎祿淵譽篇才乎才韓子文侯讀荀
子篇醇乎醇皆贊辭之禮也也施於有政三國志魏武紀
注於作于合尙書體例後漢書邳惲傳於作之於義尤順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

哉

輓說文
作軌

凡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包曰大車牛車輓者
輓者黃木以縛梘者也小車騶馬車軌者輓端上面鈞銜者

也

輶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輶轅端橫木縛輶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輶轅端上曲鈞衛以駕馬者

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道也

輶 說文輶大車轅端持衛者也輶車轅端持衛者也皇疏引鄭君注說穿轅端著之輶因轅端著之然則輶輶皆著轅端以持衛衛者橫木輶輶所以持之古者作車先取橫木縛著轅端又別取曲木爲輶縛著橫木義見皇疏輶之縛於橫木者用鞵以柔革爲之義見說文鞵字下而橫木之著于轅端者所著則輶輶是鞵非于外備說墨子曰不如爲車輶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載東原據是謂輶者咫尺之木車之關鍵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此爲鞵解者以六尺之隔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也一本作乎見釋文

輶 孔曰文

質禮變也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
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凡問語例不詳記孔
注云然以所答推之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殷勇从反身益上从水
繼以繼詳見說文

禮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

統物也世數相主其變有常故可豫知

禮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
質謂與尚志商尚質則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
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因
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
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
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漢入漢
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

張之間蓋欲知本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簡宜
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祭天秩人所共由禮之
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
乃制度文爲或大過則常損或不及則常益益之損之與時
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

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所因在綱常者禮之維持三綱與仁義信智互相成者
不可變也損益在文質者禮三正配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
復董子釋書云一商一夏一質一文馬注蓋本此集
注夏尚忠邢疏作夏尚文是也忠不得言損益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誥也

謂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誥亦爾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語亦爾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勇上从用勇
見已用也

子曰殺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知義者事之宜也。順事之理，措正施行，無不宜已。知如此而猶不行，爲是優柔寡斷者也。持守未堅者也。

子以愚校字